

当代中国社会

写实小说大系

8

打死也别跟 当官儿的一席 ——喝酒

李师东 王强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打死也别跟当官儿的一席喝酒 野莽
空转 肖仁福
死谜 王梓夫
穷县 何申
年前年后 何申
马镇挽歌 晓苏
天缺一角 李贯通
乡村火焰 王方晨

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7752

打死也 别跟 当官儿的 一席 喝酒

● 李师东

● 王强

●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44.571
LSD2.8

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

王 强

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，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，观照生活，思考人生。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，社会大潮风起云涌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。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，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，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。

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。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，有沉痾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，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

题，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，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，等等。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，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，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。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，着重于涤浊扬清、弘扬正气、崇尚英雄。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，出于义愤，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，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；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，也是出于同样心态。这是一种“疗治型”创作。

还有一些反腐小说，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，少有涉及少有揭示，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，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。对于这些小说，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，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，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。实际上，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，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。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，指一条明路，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。应当指出，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当然，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，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。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，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。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，分析这种艰难，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。

另有部分作品，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，着重于展示、揭露，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，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，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规矩”和官场斗争的细节，调侃很多。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，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，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，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。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“好看”，更有“卖点”，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，这是一种“展览型”创作。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。

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，呼唤正气，主张正义，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，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。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：“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。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。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，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；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，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，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。”

目 录

1 / 打死也别跟当官儿的

一席喝酒	野 莽
39 / 空转	肖仁福
109 / 死谜	王梓夫
191 / 穷县	何 申
243 / 年前年后	何 申
297 / 马镇挽歌	晓 苏
345 / 天缺一角	李贯通
417 / 乡村火焰	王方晨

打死也别跟当官儿的一席喝酒

野莽

—

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绿林市，就是北京满大街流行唱“常回家看看”的第二年，绿林市电视台的一位女编导闻讯来采访我，问我回到绿林是一种什么心情。一个扛摄像机的家伙眼尖手快把镜头对准了我，我看着它心里有点儿发毛，想了想说，恐惧。

女编导快速地眨着一双人工翻起的眼睫毛，吃惊地望着我说，哇，您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

我说，是的，恐惧，有两个事我最恐惧的，一个是喝酒，绿林的人实在是太能喝了，把人逮住往死里灌。一个是在当官儿的面前替亲戚朋友说情，为子女安排职业，为自己调动工作，或者也想当一个小官儿什么的，这个我比喝酒还怕。我在这方面已经遭到过不少的欺骗，蒙受过不少的羞辱，总而言之是吃过不少的亏。每一次都是把人求了，面子丢了，所求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成，人家嘴上答应，心里根本就没想给我办，我算一个什么东西？

女编导听我如此自卑，笑嘻嘻地安慰我说，您是作家，是绿林在外的名人，人家怎么会欺骗和羞辱您呢？

我说，你竟连作家也看得起了，可见你和托我说情的人犯的是同一个毛病。作家不能让他们升官，不能安排他们亲戚子女的工作，又没有大捆的票子送给他们，要送只能送他们一本

自己写的书，在上面签个名字，这才值几个钱？我的书一般都在十九块八毛钱左右，太便宜了，你不要光为自己想，你也要替人家想一想，人家帮你办事是划不来的呀。这个道理很晚我才明白，明白以后就后悔极了，半夜醒来还感到脸红，真想扇自己一个大耳刮子，看以后还求不求当官儿的！

说到这里我的身子不禁抖了一下，竟对女编导说了一句粗野的话道，我真的是有一种恐惧感，一想起来浑身就打冷战，就像小便快结束的时候一样，像发疟疾一样，像恐高病人面对着万丈深渊一样。前些年我之所以没有常回家看看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，它差点儿害得我家有难归，那滋味就像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。

女编导朝摄像的家伙看了一眼，我看出她是在可惜他们的电池和带子，出于对我的礼貌她没有挥手要他停止工作，对我莞尔一笑道，您是一个幽默的作家，和您作品的风格一模一样。

此次采访结束以后，我坐在电视机前白等了两个晚上。第三个晚上我还在等，我的小学同学马东风按铃进来。他说，你别等了，既然你对他们那样胡说八道了一通，他们就不会播放你了，绿林人的秉性你又不是不清楚，采访你的那截带子肯定是剪了，扔到厕所里去了。

我说，我并没有胡说八道，我是真的感到恐惧呀。

马东风说，是真的也不能说，你都是奔五十的人了，得学会说点儿假的了。

我记得马东风是个老实人，比我还老实，读书时不大讨老师喜欢，参加工作后在领导面前也是这样。他一直在文化局里给人跑腿儿，都跑了四七二十八年，才给自己跑了一个经营股的小股长。此次我回老家，他是第二趟来看我，第一趟就是前天晚上电视台来人的时候。因此我对坐在摄像机下的女编导说的那一番话，实际上也等于对坐在角落里的他说了。马东风今晚复来的目的，是要我明天到他家里坐坐，他想求我帮一个忙，说是这个忙只有我才帮得上，同时他还有一个好东西要送给我，这个好东西也只有送给我才算没有明珠暗投。

我问他那是一个什么忙，他笑而不答，我又问他那是一个什么好东西，他也笑而不答。这个老实家伙，什么时候也学会了保密，他又说明天到他家里，他再给我说，再给我看。我觉得如今这世道实在是变了，连马东风这样简单的人都复杂化了，他完全是在文化局的经营股里被经营坏了。

二

第二天我如约来到马东风家，我发现他家房子很小，家具也旧，一间客厅像是厨房，茶几上放着切菜板和电饭煲，会客却在一间书房，那间书房又兼做着儿子的卧室。那天正是个星期六，高三学生马小村也回家了，躲在马东风的大房间里温习功课，准备今年考上一所名牌大学，毕业后一举超过他的父亲。见了我，小村按照马东风的指示叫了我一声野叔叔，又争

分夺秒去看那一大摞书。我觉得这屋里还少了个人，少了个女人，在马东风去给我沏茶的时候，就问小村说，你妈妈呢？

小村抬头看我一眼道，我妈妈在乡下，双休日是回不来的，我爸爸没有告诉你吗？

我就猛地想了起来，不是马东风没有告诉我，而是他告诉了我被我忘了。马东风的爱人陈玉芳，和马东风同是我的小学同学，在一所乡下小学教书，那地方离市里有八十多里，两人刚结婚的那一阵子，爱情的质量很高，一到星期日，不是她进市里来投奔他，就是他在乡下去慰问她，后来渐渐岁数大了，跑不动了，除了寒暑两个长假和元旦春节，这是一定要在一起过的，平时的双休日就各就各位，日子基本上平静下来，成了一对偶尔接一接头的精神鸳鸯。

我接过马东风给我沏的茶，表扬了一句茶叶的颜色，放在茶几上先不忙喝，问他说，陈玉芳知道我回来吗？

这是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，因为陈玉芳不仅是他的爱人，而且是我的同学，还是这个家里的家庭主妇，怀里的茶叶没准儿也是她买回来的。马东风听我问到陈玉芳，脸色就有点儿黯然说，她教书的那里不通电话，我没有办法及时告诉她，给她写封信吧，等她收到恐怕你就走了。

我说，本应该我去看看她的，只怪这次时间太紧。

马东风默坐了一阵子，忽然极不好意思地叹口气说，承蒙老同学的关心，现在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求你给我帮的忙其实和她有关系，我想明天把梁市长，就是我们市的一把手，请到家

里来坐坐，你也来，就你们两人，我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玉亭，玉芳的妹妹，别人谁都不请，我要对梁市长谈谈我的事情。

我不由得大惊失色道，这怎么行？前天晚上你亲耳听我说的，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恐惧，我说我一怕喝酒，二怕求人，而你刚才的这个安排，居然两样都占全了，我不能来，老同学你饶了我吧。

马东风看来早已料定了我的态度，苦着一张沧桑的脸说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清高的人，我知道我给你为难了，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，其实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想到你了，我盼着你回来，那天你一回来，我一夜都没有睡着，我想这可是救命的人回来了。我知道你清高，我知道我会给你为难，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。但是这些我都顾不得了，我得求你，看在老同学的面，我和玉芳都是你的同学，算是你一下帮了两个老同学。我甚至都想好了，明天你对梁市长不说我的事，我的事由我自己说，你只和梁市长见个面，帮我陪陪他就是了。我知道你肯定会为难，你从来都是个清高的人……

我说，对呀，你知道了怎么还要让我这样，你想请那个什么梁市长你请就是，为什么一定要拉上我呢？

马东风叫苦不迭道，我不拉你他不会来呀，你想想，全市每天有多少人请他，哪里轮得上我一个小股长啊？可我要说我北京的作家同学回来了，等在我家里想见见他，他肯定会推

了别处到我这里来，我求你这次就别清高了，为了我就为一次难吧，现在全国都是这样，想办点儿事就得这样，不这样就搞不成……

他翻来复覆地说着这几句话，说得我的心里相当难过，一会儿硬，一会儿软，接着一想到从前有过的经历，立刻又硬了起来。我不敢看他的脸，我知道他的那张脸上此刻一定惨不忍睹，而且一定眼巴巴地把我望着，像是溺水者望着一块从远外漂来的破船板。我不能长期这样让他看我，不说话是不行的，无论如何总得说一句话，要么继续拒绝，要么答应考虑。再要么咬一个牙，破例承诺下来，但是我得事先讲好，我和那个什么梁市长见面，我任何话也不说，只是见一见面，陪一陪他，只当是一具喝酒吃菜的尸体，在老同学的餐桌边摆上一会儿，然后一切都靠马东风自己的造化。如果只做到这一步，我就还不算十分的下作，马东风的事情成与不成，我也没有失掉多少面子，为了帮助一个求到我名下的老同学，我顶多就只能到这个份儿上了。

我忽然感到怀疑，仅仅是这样做，马东风能达到他的目的吗？我到底抬起头来一笑，问马东风道，我又不是他的上级，他既不怕我，也不求我，我在他的面前是个无用之人，你又是怎么想到我的？我说的无用之人当然不是指我没有价值，而是指我对那个什么梁市长没有价值，没有丝毫的价值可言。

马东风见我终于有了态度，就像抓住船板的溺水者又看到了朦胧的海岸，立刻就高兴起来说，你是作家，是名人哪，有

一次我听他和别人说话还提到过你，说是看过你写的一本什么书，这说明他心里有你。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你是我的同学，两人关系还很好的，这样无形中他会把你和我连在一起，说不定就会考虑我的事了。最最起码，我说你在我这里，想见一见他，请他来他总得来吧？我知道我这是利用你的身份来抬举我，有点儿狐假虎威的味道，说卑鄙都说得上，可是我要解决我的问题，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呀！

我望着他的那张皱成一团的苦脸，想了想问道，你要他解决你的什么问题？

马东风咧着嘴，想笑又笑不出，把脑袋低下去摇着，这样摇了两圈儿才抬起来，脸上的笑容有了，却是苦笑。我记得他从小就长的是一副哭相，随着岁月的增长，这哭相按着年龄的比例，长到现在就更明显，嘴又咧着，脸再一红，额上和两颊的褶子里都充了血，简直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他轻了声说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瞒老同学了，我说了你别笑我，我是想，我是想他给我弄个副局长……

这又是一个始料不及，我原以为他想把自己调出文化局，到一个富点儿的单位去，每月多拿几个钱，或者把陈玉芳调进城里的学校，两口子离得近些，每天能够一起吃饭，每晚能够一起睡觉，却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老实人也想当官儿，哪怕只想当个小小局长，而且是个副的，为此竟动了请客的念头，不惜把我也搭进去。

绿林市是个屁大的城市，顶多县一级的，那个什么梁市长

的级别冲破天是个正处，马东风想当的副局长是个副科，而他现在所任的股长只相当于一个工厂下面车间里的班组长，国家机关的正式编制里没有这么小的官儿。在这么低级的仕途上努力挣扎，想想就让人脸没处放。当然我不能这么直说，这么直说了马东风肯定会接受不了，他一直都生活在巴掌大的绿林市里，那个什么梁市长是他仰脸所见最大官员，相当于美国的布什、俄罗斯的普京，他马东风这一辈子想都不敢去想的。我嘴上叹了一口气，扭过头去，不敢再看他那张难看的脸。

马东风从我这一声长气听出了某种危险，我们今晚的谈话虽然还刚开始，却已历经了三个阶段，这期间我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变化着，在他听来一定惊心动魄。最初他提出要我明天来陪那个什么梁市长，话一出口就遭到了我的拒绝，他妥协到我只是和他见一个面，而决不求他办事，我的口气才有所松动；不料得知他此举是想当一个副局长，我便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马东风有些慌了，他害怕前功尽弃，他极力想把事态挽回第二阶段，他把沙发里的身子挪了一下，向我这边靠近一些，一只右手放在我的左膝盖上，可怜巴巴地向我解释着说，老同学你先别忙瞧不起我，并不是我想当官儿，而是社会逼良为官呀！

我打断他的话道，我听说逼良为娼，却没听说逼良为官，当官儿还用人来逼吗？

马东风就等着我问这一句话，屁股立刻向我挪过来说，你不知道，绿林市政府有一个死规定，科局长可以分到三卧一

室，家属可以调回城里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条件，总之是一当就好了哇。你看我这两间破房子，玉芳在乡下呆了二十多年，小村连台电脑都买不起，不就因为我是一个小股长吗？我要是一个局长，哪怕是个副的，下次你再回来看吧，我的房子就不会这么大了，玉芳也不会再在乡下了，也有人给我送东西了！其实我心里怎么不知道，当官儿的心黑，干事也黑，可他住的大房子却是白花花的，老婆孩子都养得白花花的啊！

马东风说着说着嗓音变了，节奏也慢了，有时一句话分几次都没有说完，长久地停在那里，我以为他不打算说了，可是后来他又把它接了上来。我不得不扭过头来看他，这个没出息的小股长，他果然是哭了，满脸的褶子里都是眼泪，储不下了就顺着褶子尾端往下滑落，他怕流下来砸在地上，留下痕迹影响不好，就用两只手把脸整个儿地蒙住，掩盖着里面发生的一切。突然间我的心再一次软了，我深深地同情起他来，因为他说到了老婆和孩子。他以为他说的那些规定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怎么会不知道？绿林市是这样，北京市又何尝不是这样？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？如果他当了副局长，陈玉芳就能调进城里，让我陪一次那个什么梁市长，不就是喝几杯酒，说几句话吗，怎么就不能拉下这张不值钱的脸呢？为了我这两个小学同学的前途和命运，我的心动摇了，面对摄像机发出的誓言，看来又将以上述理由被我违背。

我下决心答应了他以后，马东风又哭了一会才松开双手，